

血燕飛龍劍

碧翔著

(下冊)



血燕飞龙剑

(下册)

碧翔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血燕飞龙剑

(上、下)

碧翔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溧水印刷厂印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字数320,000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0

定价 6.50元

ISBN7-80035-320-6/I·6

目 录 (下册)

第十四章 共建基地的武统帮

第十五章 消灭火种子

第十六章 自投虎穴

第十七章 水火不容

第十八章 初次交锋

第十九章 暗杀行动

第二十章 上清宫

第二十一章 武帝现身

第二十二章 人间浩劫

尾 声

第十五章 消灭火种子

杠子头吕炮——吕子久——说的并不完全是笑话。打从镇头上过来不远，的确有家棺材店，店名确叫福寿全，店东也确实姓赵。

唐汉以前所以没有留意，是因为这家棺材店生意清淡，赵老头又是孤家寡人一个，经常总是大门一锁，不是去泡茶楼，便是去逛赌坊。

吕子久已在无名镇落脚多年，以上两处又是常去的地方，他跟这个赵老头搭上交情，自是不足为奇。

但是，无眉公子又是怎么回事了？

他真的替唐汉到福寿全赵老头那里订棺材去了？他订好棺材，就留在那里，等唐汉跟吕子久一起过去喝酒？

这种事你相信不相信？

他们是分散开来，绕了好几条小巷子，然后一起从后门进入赵老头棺材店的。

赵老头住的地方很宽敞，店里存货尚为充足。

充足得足以令人心头发毛。

后面大院子里，搭了个露天高架木棚，棚子下面，层层叠叠的，堆满了几十具大小厚薄各不相同的棺材。有些棺材已经上了粗漆，有些则尚未经过打磨。

虽然这都是些没装过死人的空棺材，但看了仍然令人怵目惊心。

因为它会使人很快的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会躺到这种东西里面去，然后上盖加钉；那种突如其来的窒息之感，会令人不寒而栗，无法忍受。

赵老头是个很笃实和气的老人，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脸色却红润得发亮。

这显示出至少在未来的十年八年之内，他似乎远成不了自己的主顾。

吕子久领着唐汉走进他的作坊时，这位生意清淡的棺材店老板，竟已跟着无眉公子张天俊摆了一盘棋。

两人下棋的地方，就是一块刚刚刨光了的棺材盖板。

唐汉以前虽然不知道赵老头从事的行业，但并不是没见过面，所以两人也算是旧相识，根本用不着吕子久费神介绍。

吕子久的另一段承诺，如今也证明并非口边因顺口说说。

离两人不远的另块棺材板上，果然已备好几样小菜，以及一大壶酒。

酒味浓郁扑鼻，谁都不难凭嗅觉闻出，酒壶里装的正是镇上的名酿“人骨香”。

无眉公子抬头指指酒菜道：

“那边有酒有菜，自己动手，不必客气。棺材我已替你选好一具材料，样式，尺寸大小，各方都保证你一定满意。

唐汉笑道：

“你办事一向细心可靠，只要你自己觉得满意，我没有不满意的道理。”

无眉公子瞪眼道：

“替你选的棺材，为什么我要满意？你话中带刺，以为我听不懂？”

唐汉笑道：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凡事何必分得那么清楚？以你我之间的交情，以及我们差不多的身材，将来谁用还不都是一样？”

吕子久苦笑道：

“你以为我说了他就会相信？”

无眉公子又朝赵老头，下巴一抬道：

“赵老板，一客不烦二主，还是由你来告诉这小子吧！”

他说完后，立即移目注向棋盘，继续思考他下一步该下的棋；好象赵老头肯不肯说，唐汉信不信，都不关他的事。

唐汉脸上虽然仍旧浮着笑容，但笑得已经不太自然。

一股不妙之感自他心底油然而起。

因为他已看出这不象是一场玩笑。凭他的眼力，他敢断定赵老头绝不是一位会武功的江湖人物；张天俊和吕子久要寻他的开心，方式多的是，应该不会将赵老头这样一个老实人牵涉在内。

赵老头遵照无眉公子的吩咐，就象做错什么事情，向唐汉陪小心似的道：

“老汉原以为这件事跟唐少侠毫无关系，不料他们二位……。”

无眉公子目不转睛地望着棋盘，如跟棋盘说话一般，从旁冷冷插口道：

“赵老头，你说话可要小心一点才好，这小子专欢喜在别人字眼儿上抓小辫子；难道我们就说过这事跟任何人有关系不成？”

赵老头急忙接着道：

“是的，是的，这是实情，他们二位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除要老汉为少侠赶钉一口上等寿材之外，的确什么也没有说。”

唐汉点头道：

“预订棺材的事情我知道，你如今已是第三个人，第三次提到这件事情了。”

赵老头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报以一笑道：

“老汉吾以为——”

唐汉轻咳一声道：

“吾以为这件事跟我这位唐少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赵老板，您又说回去了。”

无眉公子轻轻叹了口气，这次忍住没开口。

赵老头定了一下神，重新就道：

“老汉这片产业，是我一个堂兄留下来的。前后两进院子，房间十多个，一个人住，宽是够宽了，但平时并没有什么收益，加上寿材方面的生意又不见佳，生计实在很不容易维持。”

他就了大半天，全是一篇“婆婆”加“妈妈”的“苦经”，听在别人耳朵里，根本就是一堆“噜噜”加“嗦嗦”的“废话”。

无眉公子又是长长的叹了口气。

碰上赵老头这张碎嘴子，唐汉本来也有点不耐烦，如今见无眉公子比他更难受，心中不禁又舒坦了下来。

他心里暗暗觉得好笑，同时想起了一句俗话。

“商鞅作法自毙！”

为了想瞧瞧这位张大公子生气的样子，他现在反而希望赵老头干脆文不对题，再扯远一点，愈远愈好！

吕子久一个人已经跟棺板上的酒菜干上了，这时瞟了赵老头一眼，大声接口道：

“很久以前，你为了维持生计，就开始把余的房间租给别人，对不对？”

赵老头大点其头道：

“对，对！我们这位吕家老弟可说最了解老汉的苦衷了。否则，象老汉这样整天晃晃荡荡的，那来的这笔开销？”

吕子久苦笑，只好继续代劳：

“去年第一个向你租房子的人，就是这位张公，对不对？”

赵老头又点头：

“对，对！这位张公子的出手真大方，以后的房客，就没有一个象张公子这样大方过。”

无眉公子的鼻子和嘴巴全部歪去一边。气歪了！

唐汉微微一笑道：

“张公子为人大方我知道，不然这些来我那给经常白吃白喝。”

无眉公子在棋盘上重重拍落一颗棋子，象跟那颗棋子赌狠似的，唾唾不已道：

“总有一天，我会把猫尿渗在酒里面，从你小子鼻孔里

灌进去！”

唐汉轻咳了一道：

“人是够大方，只可惜气量窄了一点。”

吕子久立即抢着接下去道：

“以后你又将家房子租给过很多人，对不对？”

赵老头道：

“对！很多，很多。究竟租给过多少人。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吕子久道：

“最近向你租房子的人是谁？”

赵老头道：

“一个患了重病，瘦得不成人形的老先生。”

吕子久道：

“就这老先生一个人住在这里？”

赵老头道：

“不，还有两个年轻的后生，跟他住在一起。”

吕子久道：

“你说这位生病的老先生不是个普通人物？”

赵老头道：

“是的，每天天黑以后，就有几名彪形壮汉轮流过来煎药侍候，这些人都是高来高去的，武功十分惊人。”

唐汉一呆，脱口道：

“童子飞？”

赵老头道：

“不是‘童子’，我说的都是‘大人’。”

无眉公子长长地嘘了一口，脸上同时浮起一股愉悦的笑容。

他反攻的机会来了。

“呃，童子飞？”

他扬脸眯眼望着唐汉：

“一个人的名字？我以前怎么没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

唐汉置之不理。

“你说的这位老先生住那个房间？”

他问赵老头：

“麻烦你带我过去，我想见见这位老先生。”

赵老头摇头：

“不行，你来晚了。张公子他们要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件事，这位老先生今天早上忽然不见了！”

唐汉道：

“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两名年轻后生也不见了！”

赵老头道：

“统统不见了。”

唐汉道：

“临走之前，他们可会留下什么东西？”

赵老头道：

“除了几滩血迹，什么也没留下，害老汉洗刷了老半天。”

他接着又更正：

“噢，对了，还有十两银子的押租金。”

唐汉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移步缓缓向摆酒菜的那块棺材板走去。

棺材板的两端，便是最好的座位。

吕子久占去了一头，唐汉如今便在另一头以跨骑姿式坐了下来。

无眉公子跟赵老头这一段没头没尾的故事之后，胃口好象突然好了起来，他每样菜都尝了几口，又连干了三杯入骨香，才慢慢抬头，望向吕子久。

他望着吕子久，点点头道：

“我懂你们的意思。”

吕子久道：

“你懂我们什么意思？”

唐汉道：

“以你们过去跟赵老头的关系，你们无疑早就知道那位飞刀帮主住来了赵老头这里，以及住来这里的原因。”

吕子久挟了一块栗子鸡，没有表示意见。

“如今，这位飞刀帮主忽然失踪，你们获悉后，虽然非常关心而又着急，但却有无从着手之感。因为你们尽管清楚对方也许跟后山那批人不无牵连，但却摸不清这个人是何来路，以及他们劫持童子飞的目的何在。”

吕子久喝一口入骨香将嚼碎了的栗子鸡送进喉咙！又开始物色第二块栗子鸡。

“而依你们的猜想，我这个火种子对这件事也许比你们知道的多，于是，你们便自作聪明，想出了这一招‘投石问路’兼‘激将’之法。”

吕子久大概是入骨酒喝得太猛了，他忽然避开唐汉的视线，不断的呛咳起来。

唐汉微笑道：

“你慢慢地咳，别真的呛着就是了，我可以等待。”

世上最好的止咳药，大概也不及这几句话灵验有效。

吕子久的咳嗽忽然好了。

他红着脖子道：

“一派胡言乱语！什么叫‘投石问路’兼‘激将’之法？”

唐汉笑道：

“听不懂，是吗？那么，我就说清楚一点好了。”

他喝了口酒。

“事实上你们也拿不准我是否清楚这一个人的来路，所以你们以替我买棺材，及说我话不成来试探我：只要我有了反应，你们便不难看出我对这一个了解的程度——这是‘投石问路’的部份。”

他又喝了口酒。

“就算我对这个人的来历了如指掌，你们对我是否肯出力营救那位飞刀帮主，仍然没在多大把握。于是，你们安排赵老头来述说这个令人发指的故事——这是‘激将’的部分。”

吕子久忽然道：

“好，算你聪明。现在你能不能说说你自己对这件事的意见？”

“我最好不说。”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直说出来，一定会使你们大失望。”

“这件事你打算袖手不管？”

“不错！”

“什么原因？”

“这是我火种子为自己订下的原则：凡是都须‘量力而为’，‘量理而为’，‘量情而为’。违反其中之一，则虽可为亦不为！”

“好原则！”

吕子久点头，忽然又问：

“这几条原则是你昨天还是今天订下来的?”

“很早就订下来了。”

“如果你出手营救这位飞刀帮主，那将违反了你这三大原则中的那一条?”

“三条通通违反。”

“可否开开茅塞?”

“须知我火种子既非法力无边的‘通天教主’亦非普渡众生的‘观音大士’，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不该为而为，这便是‘不量力’，‘不量理’!”

“还有一条呢?”

“飞刀帮下设四大香堂，高手猛将如林，如今帮主有难，反仗外人援解，如果你是飞刀帮的弟子，你会有什么感想?你自告奋勇，是好心帮别人的忙?还是存心叫人家颜面难堪?这便是‘不量情’!”

吕子久好象忽然犯了气喘病；呼吸急促，脸孔通红。

他嘴角扯动，好象有话要说，但除了喘气，硬是一个字也说不出。

唐汉缓缓放下酒杯，站起身子道：

“我想走了。”

吕子久吃力地道：

“你——要去那里?”

唐汉微笑道：

“美人窝那个叫江玲的姐儿还不错，我想再过去那边喝几杯。”

他的头微微顿了一下：

“你去不去?”

吕子久摇头，又灌了一大口酒：

“你知道我是永远也成不了那种地方的客人的，你一个人去喝个痛快吧！”

唐汉没留一点商量的余地，果然说走就走了。

吕子久一脸茫然，他目送唐汉背影消失，呆呆的转向无眉公子道：

“天俊兄，你看小唐今天是不是有点反常？”

无眉公子目注棋盘，头也没抬，冷冷道：

“谁是小唐？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走出福寿全棺材店，唐汉仰脸长长吸了口气，又静静的站立了一会儿，这才毅然迈开大步，走出小巷子。

他第一个找出的地方，是长安生药店。



长安生药店，铁将军把门，里外空无一人。

这一点唐汉并不感觉意外。

中了刺龙独孤威五阴蚀骨砂的人，能活下来已是个奇迹；如果竟有人能使中了蚀骨砂的飞刀帮主逐渐康复，试问刺龙独孤威又怎肯轻易放过这位替童子飞医伤的再世华陀？

如今的问题是：他要以什么方法才能迅速找出对方囚禁童子飞和生死大夫金至厚的住所呢？

援救飞刀帮主童子飞，他只是基于一种同情心和正义感。

正如他跟吕子久打的‘官腔’一样，无论是：‘量力’，‘量理’或‘量情’，他都没有非插手过问这件劫持案件不可的理由。

但是，如今生死大夫金至厚也被牵涉在内，情形就完全

不一样了。

生死大夫金至厚埋名隐姓安居无名镇衣食不愁，逍遥自在，他肯为童子飞医伤，可说全是他这个火种子有高压手段促成的。

如果这位生死大夫竟不幸因此遭遇意外，他唐汉岂不成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间接刽子手？



唐汉站立长安生药店后院，又发了一会儿呆，这才带着一脸严肃而凝重的神色，再度毅然越墙一掠而出！

他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

他下一个要去的是什么地方？

无眉公子跟赵老头的一盘棋，并没有真的下得那么入神。

他给了吕子久一颗软钉子，又重重拍落一子，跟着便起身离开棋盘，棋盘上零零星星，一共才布了五颗子。

他走来吕子久这边，在唐汉原先坐的地方坐下，端起唐汉喝的半杯酒，一口喝干之后，一双水泡子眼，便瞪吕子久眨个不停，就好象他以前也没见过吕子久这个人。

吕子久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他大可不必理会无眉公子这种怒目而视的眼光。但是，说也奇怪，吕子久经无眉公子这么一瞪，居然涨红了面孔，借低头挟菜而避开了无眉公子的视线。

“我说我不认识唐汉这小子，只是一种气话。”

无眉公子冷冷道：

“我真正生气的人，说了你也许不信，我生气的其实是

你这个杠子头！”

吕子久抬头，象是吃了一惊道：

“你——你生我的气？”

无眉公子道：

“不错！”

吕子久道：

“你为什么要生我的气？”

无眉公子道：

“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吕子久一脸迷惑。他不清楚。

童子飞遭人劫持，他比谁都着急，他自信无眉公子没有生他气的理由。

无眉公子道：

“那小子列举种种理由，说明他不想插手这件事，那其实只是一种姿态，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了。”

他目不转睛的望着吕子久，冷冷接着道：

“他真正的意思，是不想将你我两人拖累在内，因为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人，才真正的没有插手的理由！”

吕子久不期然点头：

“是的，我最后也想到了这一点。”

无眉公子自己斟了一杯酒，一口干了：

“但如今这件事我们却不能不管！我们固然没有多管闲事的理由，那小子对这件事也并非一定非管不可。那小子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绝不能表现得象那小子想象的那样脆弱无用，贪生怕死！”

吕子久并不觉得自己脆弱无用，也从未有过贪生怕死的念头。